

求野錄

容溪樵隱編

永曆十二年<sup>戊戌</sup>正月詔以原督師兵部尚書程源為禮部尚書都御史錢邦芑掌院事 賜故輔臣吳毓貞范鏞等贈卹

鏞總督雲貴駐劄黔省時孫可望兩使李定國一使白文選將兵赴黔與鏞盟共申倡義扶明之約鏞因從容為定國文選開陳大義且曰萬一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可望扶明

我則奉之若其渝盟我則殺之無難也迨後  
帝蹕安龍可望強橫自恣無人臣禮文選燕  
見鑪有慙色邦芑巡撫四川時文選與忠國  
公王祥盟于烏江邦芑為執牛耳後可望襲  
遵義王祥走死文選貽邦芑亦汗愧不能仰  
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乃他人賣公耳同時閑  
燕帝在安龍主辱臣死兩人泣教行下也于  
是文選對邦芑折箭自誓必殺可望會定國  
自粵西入安龍擁帝而南居間調護文選之

居多可望疑其有陰謀奪其兵柄幽之別室  
而鑪已憤卒莫有為之解者可望脅程源為  
兵部尚書時邦芑為僧矣亦傳之至授詹事  
府正詹兩人遂密連行在舊臣皆交歡可望  
鎮將此輩樸魯武人酒酣耳熟輒恚可望罵  
曰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耶源又乘間  
言于可望文選驍勇可用使功莫如使過文  
選以得還兵權迨交水戰勝文選馬寶雖為  
功首而開導于平日離間逆黨奮發忠義于

臨時鑛源于邦芑其功成不可滅至是帝皆  
旌之時馬吉翔用事頗忌源芑之來源功名  
自許入朝即發吉翔奸狀吉翔嗾言有劾源  
曾臣事可望非純且源發憤杜門不視事芑  
雖掌憲而督理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為金  
維新秩左都御史位在芑上以故都御史待  
命閣下不發芑亦鬱之浮沉朝請而已毓貞  
與吉翔仇也鑛亦非吉翔所善贈卹皆不副  
望公論惜之

二月清師取湖南入武靖沅辰遂至貴陽安順  
巡撫冷孟餓死之

于是粵西之南太四川之川南川東皆失自  
可望敗走朝廷論功行賞誇官設吏率皆宴  
飲恬愉爭功脩怨絕不以國事為念部官二  
人一名金簡字禹藏人越人後死次第進諫  
謂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鴈行頓刃  
待兩虎之一傷一斃以奮其勇而我酣歌于  
漏舟熟睡于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老于

兵事者也胡亦泄：如是定國疑其勅已遽于帝前激切陳訴帝擬杖二臣以謝之朝士交論共執不可移時未決失陷之報踵至定國始逡巡引謝二臣乃得免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之追可望於貴陽也盡收其潰兵三萬人練以備邊漸有成局矣而晉王不悅請召之還并召諸將之在邊者與從可望之南犯者論功罪為分兵多寡之地是以邊警猝至

兵失其將：不得兵迄于大潰文秀光以正月還滇抑鬱不自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事病草上遺表曰我怯敵國事可預知臣精兵三萬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間嘗窖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卒臣妻探盤匣以待臣子御羈勒以備御請駕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也乃薨晉王惡之

七月晉王李定國乘黃鉞出師

令李承爵出左路壁黃草埧初三昇出中路  
壁鷄公背白文選出右路壁遵義之孫埧自  
三方告急屢促定國師期輒云有墮妖人賈  
自明之感也自明幻術多大言：上帝助兵  
當以某日下為木偶人數百皆長丈許執幡  
幢為行陣久而無驗時已初秋已定國怒而  
斬之而諱其事乃出兵帝授以黃鉞凡古命  
將之禮無不備先由中路出關嶺後李承爵  
告急乃移師黃草埧有以兵馬諫者曰守石  
關一夫之力能制勝久之踰石關營于遮炎  
河祚三昇壁雞公背之絕頂糧少運艱士不  
宿飽孫界埧孤懸滇蜀之表報接不及識者  
俱以為憂

十月晉王李定國告遮炎河之捷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于遮炎河

于是雞背公孫界埧之師俱大潰

十五日帝出奔

李定國與清師戰于遮炎河之石小勝遂

不設備清師驟至壓其境而壘明日決戰南  
兵鎗炮北兵弓矢中不決忽大風北來金鎗  
失火其地山茅野草烟焰障天北兵乘風馳  
射定國驚懼乘衆先奔遂大潰十三日變服  
還滇請帝出幸言戰守計者以為書生不足  
聽也十四日帝大集諸臣共議所之蜀王劉  
文秀之將陳建等舉文秀遺表請幸蜀定國  
曰蕞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南走緩  
出粵西急入交趾難之者曰清兵乘勝踰黃

草埧則臨沅廣南道路中斷且喪敗之後焉  
能整兵以迎方張之勢不可黔國公沐天波  
進議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糧糗可資出邊  
則荒遠無際無一追勢稍緩據大理兩關之  
險猶不失為蒙段也帝可其議明日駕遂發  
滇官兵男婦馬步從者數十萬人從古乘輿  
奔播未有若此之衆者時定國以重兵殿後  
國勢既搖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業糾狄  
三聘等數人以驍騎千餘伏大寺中謀劫定

國而定國覘北者知其謀以告十八日晡時  
定國遽率兵千人嚴隊西走承業等不敢追  
之

永曆十三年己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

帝發滇時百官護從軍民泣隨日行不過三  
十里其後兵士乏食恣取民間以至所在逃  
避御前供頓摠匱而庶僚貧病扈蹕離次不  
前者甚眾崎嶇過大理而定國亦至明日帝  
行定國請堅守大理許之后數日白文選以

孫界堪南潰之兵至列陣下閔衆尚萬餘定  
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定國曰人主  
以全國全師畀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  
慚南向叩首曰帝幸赦臣謂文選曰上既赦  
我願身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許  
絕人死敵何益王行矣定國遂行又數日清  
帥平西王吳三桂追文選及之戰于下閔又  
戰于丁當山文選敗南走八山

晉王李定國敗績于磨盤山棄軍走清師引退

先是定國聞文選敗遂潞江即古至磨盤山下諸將他趨者皆會勝兵萬人因設三伏以待之以泰安伯竇民望為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為二伏總兵王國為三伏令曰須敵至三伏舉砲首尾橫擊之清帥至山下得降者盧桂生言其計清帥乃釋馬而步搜伏者望菁莽叢積中火砲兩發民望不得已舉炮出戰三伏亦發炮趨下救之戰于山下短兵相接自邠迄于僵屍堵疊民望血戰不已中流矢死南兵氣沮猶踰險而守及聞定國走將士失望者半夜散去定國當日坐山顛上聞信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遂先走既踰險問帝安在知者曰帝西行去騰越已百里路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焉從從蹕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棄帝而奔二十四日帝南行尚未知磨盤之潰野次未定而總兵楊武至言定國遠逃追者將及帝遂接浙而行時漸昏



黑行數里失道迷大谷中時距故處僅一望  
耳宮人竄去公私囊橐多為楊武劫奪

二十五日扈將孫崇雅叛劫擄殺害尤烈

二十八日扈衛靳統武引其眾叛去

帝以從臣多叛決計入緬遂出鉄壁關之外  
即緬地矣緬酋使之自稱于國也曰金樓白  
象王並處則棲居出乘象足不履地也進表  
天朝則稱緬甸宣慰司使臣某國人稱之則  
曰某之法此言公道主人也至是奉迎具表

如常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  
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傳旨從之諸從臣皆  
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以有爪牙故也奈  
何自棄其防以啟戎心不聽是日帝至芒漠  
緬人執禮甚恭并進衣食食物華亭侯王維  
恭謀擁太子還入關由茶山出雀麗不果  
二月初一日帝至水次

緬人艤舟四以待帝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  
李國泰一文選馬吉翔一浮水東下即大金

沙江其南與海接古稱黑水此其一也從官  
無舟或水或陸聽自為計先在騰越從官以  
及婦寺數尚四十人及至蠻漠止一千四百  
五十餘人至是僅六百四十六人而已  
十八日帝至井梗駐蹕

因緬人奏宮室未備故暫憇也

二十日緬酋迎大臣議事

帝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鄔昌琦往及至酋亦  
不見令通事傳話所問者皆神宗時事二人

未習中朝典故竟不能答緬人哂焉最後出  
神宗時勅書相示其實文較今微異以為偽  
又以黔國公沐天波征南將軍印驗之無異  
遂不言是役也行人不才遂開遠蠻以不恭  
之漸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等謀奉帝往就晉王李定  
國之師不果

天波及綏寧伯蒲纓提兵王啟隆等謀奉帝  
往護撤孟艮以就定國馬吉翔不從遂止是

月也緬人戕我從官以下數百人通政司朱  
蘊金姜承德自縊死自定國率殘潰之衆分  
道入緬焚掠劫數十里相望緬人遂大發兵  
守隘與官軍忿怨益甚是從官以下從陸不  
知帝尚在井梗也竟抵緬都之亞哇城緬人  
以為寇至發兵圍之被殺者過半餘安置遠  
方後竟無存焉

四月歲咸陽侯祚祚三昇帥師迎蹕

三昇上表迎帝緬人請勅止之諫者曰此我  
君臣出險之一時也不聽使丁調鼎及部司  
楊生芳往以勅書止之曰朕已航閩將軍善  
自為計三昇奉勅痛哭以為帝真航閩也遂  
撤師

五月初四日緬人以龍舟鼓樂迎帝次于井梗  
亞哇城下有地名井梗即大鷓鴣城舊址也  
界大金沙大盈沙之地饒而險緬人結草為  
廬編竹為地帝入居之百官咸聚草次

初八日緬人來貢禮儀甚腆

自潰衆肆掠百蠻受荼毒之慘然未敢誚人  
主也三昇奉勅撤師之後緬人以帝威令尚  
行恐一旦移蹕抒禍無計故迎帝優奉以為  
緩急自救之策且潛阻內外聲聞不通而帝  
益困矣

八月十五日緬酋脇默國公沐天波執巨禮以  
見學士楊在行人任國璽疏劾之不報

緬俗八月十五日群蠻贄見首見張喜會以  
享之至是給天波至脇令從緬制白衣推髻

跣足領諸海郡及棘夷酋長而拜以夸示遠  
近天波歸而自首且曰我為皇上屈也在等  
以天波貪生辱國疏劾之留中不發

九月緬人進永帝以廩給從官

永曆十四年庚子鞏昌王白文選帥師迎蹕次亞  
哇城不克而還

文選自大理之敗間道渡隴川潞江踵帝之  
後以帝且入亞哇城矣二月中臨江不知帝  
之所在還兵南甸者久之至是招集流亡有

精兵萬餘人是年七月復至江潯諭緬人假道迎帝不許遂攻之垂克矣緬人懼求勅止之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日祁將軍來詔云已航閩若前詔為真則今勅為膺使今勅為真則航海之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成衆臣非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使者曰諾既去不復至緬人守益堅文選望鷓鴣城痛哭引兵去

九月帝椎御寶以頒從官之不能舉火者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乘輿輜重散亡殆盡至沙漠惟中宮餘金盆銀碗各一又為輿夫盜逃而遮僚之負者飢寒藍縷鳩鴟不足喻也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帝怒擲皇帝之寶令碎之以濟從臣典璽李國用叩首不敢奉詔吉翔國泰竟鑿以分餉時馬吉翔等擁賢自贍且縱博酣飲高歌達旦安寢咫尺不顧也更值蠻人來市無尊卑少長短衣岸幘與蠻婦坐地交易襟以謔咲中國紀綱蕩然蠻

人視之齒冷矣

永曆十五年<sup>辛丑</sup>二月鞏昌王白文選會晉王李定國之師大敗緬兵錫波江

先是定國入緬中餘衆不過千許檄調諸將皆以磨盤山之敗口寔不相附遂引而南至順蒙界外界地而食勢寔窘迫會慶國公賀九儀以全師自廣南渡九龍江赴之精兵萬人攻孟艮拔其城池饒魚稻諸將稍集軍穀復振之久九儀以定國悍戾難近謀欲引去

事泄定國格殺之并其衆文選先居本邦之南甸相去二千里不相聞也迨攻緬兵還以不克為耻知定國取孟艮并有九儀之衆乃為書誚之責以大義定國遂全師而西會文選于半途相與刑牲歃血誓必克緬、人知之拔其豪邊牙鮮边牙猓為大將集兵十五萬人遇于錫波江上臨戰巨象千餘夾以鎗砲陣橫二十里鳴鼓震天大噪而進二王之兵不及什一且戎器耗失所操惟長刀手槊

白梧而已定國誓衆橫擊之大敗緬兵僵死  
萬計殺其將邊牙裸而邊牙鮮猶收餘衆柵  
大榕樹木中蔭可百里其夕鳴鼓竟夜如列  
陣比曉盡遠走無一存者二王遂渡錫波江  
臨大金沙江以襲緬城

四月晉王李定國等迎蹕不果引兵還至亦渺  
賴山師大潰

先是定國等兵臨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入  
覲并責其象馬行糧為八邊之計緬人不聽

盡燒其江船沿江據險設炮以守月餘定國  
等以糧少氣沮緬中耆老曰從此而北至而  
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可渡既渡尚  
有大居江阻之地饒材木居民數百家燒鑛  
冶鉄舟可立具也定國從之浮蕉為梁沅濟  
伐材設廠造舟焉未幾緬人斷浮橋據廠所  
而軍飢疫作死上相繼時軍行皆挈眷以行  
老幼纍々為累不堪不得已為還軍之策或  
曰緬中瘴癘夏秋為甚加以千里無烟人何

以濟孟艮不可得而返矣有地名風沙擺古者在西南海上行月餘可至其地高涼其產魚稻盍往諸定國等又從之行至亦渺賴山下其山亘數百里岑峰一覽竟且西南大海矣是夕文選裨將趙得勝惑其衆擁文選北還且曰王母為賀九儀之續文選八山據險自保數日後定國不得已引餘兵三千間道還孟艮其後文選八邊遂迎降于清師

五月緬人弑其酋弟為緬王

自清兵躡入緬地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凡半國人懟其緬曰王迎帝故帝來階之為禍者王也首曰我迎帝不迎賊也賊禍我帝不禍我奈何以是為怨乎于是上下相猜忌今定國等來攻我酋之弟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并大出金帛以犒其衆諸蠻奮發凡為戰守其畧一出于酋之弟國人愛之遂歸心焉是月二十三日縛首置復輿中投之江中立其弟為王遣使來告且索金賀不



報

六月緬人縛大小從臣盡殺之并圍行在漢人多遭其禍

前年八月黔國公沐天波屈拜緬酋其後外來兵迎緬人大恐又札迎天波乞詔諭止之且許資象馬糧糗相助入邊而外兵飄忽銳進速退是以蠻益輕我及二王亦渺賴山之潰蠻尤肆志然尚未敢為逆也時清師平西王吳三桂既留鎮其固山楊坤謀效黔國公

世守滇土以為磐石之計必入緬取帝以獻乃可遂上疏固請嚴檄緬酋令獻帝自効緬人于是謀殺從官以孤帝執使人來曰賊眾潰矣緬土安矣請天朝大臣袒盟以相信也天波欲辭馬吉翔李國泰曰蠻人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兵三千圍行在索漢無少長貴賤皆飲刃而死有竄入帝所伏匿者亦搜而殺之宮中兩貴人及命婦自縊死者相望伏屍枕藉良久緬人護駕官大

呼曰毋得驚害老皇帝亂始定移帝他所緬  
僧使其徒來進食教日帝乃得濟是日赴咒  
水之會死知名者松滋王某黔國公沐天波  
文安侯馬吉翔都督馬雄飛綏寧伯蒲纓華  
亭侯王惟恭侍郎蔡士廉楊在御史任國奎  
鄔昌琦部司楊生芳鄧居詔學錄潘璜典薄  
齊應選提兵魏豹王啟隆內臣李國恭等二  
十四人其自縊行宮者吉王慈燿王妃張氏  
宗臣議漆戚臣王國奎錦衣衛官錢鳴鑑王

大雄等二十三人嗚呼行在諸臣雖賢不肖  
間殊其崎嶇守死則一至是同為一邱之貉  
而帝已為三桂几上肉矣緬人何足恨耶明  
日帝駕悸致病緬人恐帝不測無以致乱于  
三桂乃迅潔行宮迎帝復入居之復貢衣被  
銀布等物

十二月初三日清師平西王吳三桂帥師臨江  
緬人執帝以獻三桂既以大兵臨緬城大江緬  
人奉金盤十六枚置饌以迎即日緬蠻奉給帝

曰李定國兵又至矣馬步軍數萬列江澚索  
帝甚急語未畢蠻人遂與帝所坐以行後宮  
號哭震天步從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  
陸三桂使將負帝登岸帝問曰卿為誰對曰  
臣平西王前鋒京章高得捷也帝默然

初九日清師平西王吳三桂以師擁帝還滇  
帝既還滇三桂遂以捷聞

### 晉王李定國薨

緬自萬曆中絕貢且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

媳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刺暹羅兩國為  
世讐帝自蠻漢舟從官雲散有入古刺者馬  
九功江國恭等有入暹羅絕愛之妻以女如  
珍之兄以女為定國次妃于是間道通慇懃  
謀連兵攻緬九功等亦為古刺招到清兵得  
三千人亦到書定國相與犄角兩國之兵將  
發會三桂執帝旋滇謀者以告定國聞之躡  
踊哭號自擲于地者不許食三日自表于上  
帝以祈死憤鬱病七日而薨暹羅古刺之師

失望而返

永曆十六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以帛進  
帝所帝遂崩皇太子及皇姪殉之明亡

時在蜀中忽大風霾黃霧滿天雷電交作空  
中有二龍蜿蜒而逝滇民無不悲悼焉

是年三桂即晉爵為親王益甲喻萬人移家  
口于漢中羨厥功也其後蠻緬至者云晉王  
李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蠻人過之輒  
跪拜而去

明末十家集第四冊終

明末十家集

第四冊

三五